

交警雨中为车祸受伤者撑伞，路人——

# “看到这一幕，心里很温暖”



□晚报记者 朱海龙 文/图

昨天8时50分许，记者在周口市区的七一路与工农路交叉口看到，这里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出租车与一辆三轮车之间，一名交警正撑着伞蹲在地上。伞下躺着一名受伤男子，头下枕着车垫，身上还盖着雨衣。此时雨势正大，撑伞交警的身体全都露在伞外，衣服已经被雨水淋湿了。

“他的腿可能骨折了，无法动弹，只能等救护车来。”撑伞的交警说，“天又下起了雨，我就帮着打伞遮雨，不能让伤者淋着。”

“看到这一幕，心里很温暖。”一位市民说。交警的举动带动了围观者，大家纷纷帮忙将伤者抬上救护车。交警随后把借来的雨伞还给了附近一位商户，直到事故交警来到现场，他才离开。

## 社区故事



# 美容不成反毁容 长了一脸红痘痘

郸城 6 女士联合维权

□晚报记者 徐松 文/图

本报讯 “美容就是为了美，但是我们6个人全部出现化妆品过敏症状，长出了一脸红痘痘（如图），美容店和化妆品厂家却对此百般推诿。”4月21日，郸城县6位女士联名向本报反映，她们在郸城县商贸城南门一家美容美体养生会馆美容后出现了“后遗症”，至今没有为自己讨到满意的说法。据悉，郸城县消协已介入调解。

赵女士等6人介绍，她们都是郸城县商贸城南门一家美容美体会馆的顾客，且都使用了标注有“上海金蔻化妆品有限公司”的瓷感透白系列化妆品，有的还用了这家公司的四合一密集蜜润白系列产品。她们使用的时间不等，长的用了两年多、最短的使用半年多。但是，她们都出现了相同的产品依赖状况：如果不使用该产品，皮肤就没什么不适，一旦停用三五天，面部就出现红疹、痒、疼等症状，并且不能见阳光、不能出汗。

停用化妆品后，她们只能靠吃抗过敏药、涂抹药膏才能控制这种美容“后遗症”，情况严重者一热满脸红疹就会复发。她们因此怀疑身体已经对这种化妆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容店、上海厂方、顾客间多次协商无果，6位女士联名将此事举报到郸城县消协。

对此，郸城县消协秘书长郝永生表示，他们已经接到了投诉，并正在调解，但双方因“赔付金额”、“造成过敏的原因”等问题纠缠不清，不能达成共识，所以调解没有进展。

针对6位消费者出现过敏症状，这家美容美体会馆一位杨姓经理介绍，她不确定是金蔻化妆品引发了顾客过敏，但她已经向厂家反映，由厂家代表处理。

上海金蔻化妆品有限公司代表陶经理在电话中表示，他已经3次到郸城调解处理此事，也在积极配合消协、药监部门对产品提样检验，但就经济赔偿、精神补偿问题，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因近期上海厂方业务繁忙，他于5月10日左右会再到郸城处理此事。

赵女士等6位消费者表示，从2月份发生纠纷至今，厂方和美容店均以业务忙、不确定是产品引发过敏等种种理由推诿。如果厂方再推诿，她们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 无证开凿深水井 水务执法急叫停

□晚报记者 徐松 文/图

本报讯 “我们这儿有个房产项目要凿千米深井。”4月18日，记者接到群众举报，周口市区七一路康湾水果市场附近一处房产项目的工地上，一架十多米高的凿井铁塔已经立起来，各种凿井设备安装完备（如图）。市水务局执法人员介绍，这个凿井工程项目没有经过审批，属无证作业，水务执法已经紧急叫停。

4月18日，七一路康湾村附近村民反映，水果市场附近一个房产项目的工地上架起了一架高塔，确认是开凿千米深水井的设备，村民担心开凿深水井会对他们的吃水造成影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高十多米的铁塔位于康湾水果市场东侧的某房产项目工地西南角，塔中央吊着一根带着旋转钻头的铁杆，几名工人坐在附近闲聊，周围堆放着钻井铁杆、水管等凿井工具，一台高压水

泵也与钻井设备连接完毕。据工人介绍，上周设备都装好了，准备开工时有执法部门不让施工了。

在这个房产项目的售楼部，销售人员确认这台设备是千米深水井凿井设备，并且主动介绍房产项目将开凿3处深水井，这是第一处。销售人员介绍深水井水温高，可以集中供暖、洗澡、洗菜，以节省家庭用水成本，但不能饮用。

在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水务局窗口，值班人员查证，这个深水井项目没有经过审批。市水务局节水办一位黄姓负责人介绍，他们的执法人员在排查中发现这个房产项目有非法凿井的迹象后，第一时间就派出执法人员前往查处，并强制叫停了凿井作业。此后，这个房产项目的负责人向水务部门递交了凿井申请，但申请手续尚不齐全，不能完成审批。

线索提供 刘先生 稿酬 50 元  
新闻热线 8289999



# 沙颍渔者

周口大闸下游200米左右处，一位皮肤古铜色的中年汉子正在河岸边缝补“地笼”（一种渔网）。阳光虽然有些刺眼，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针线活”。

他姓马，今年47岁，沙颍河岸边的一位普通渔民，十几岁便随着父亲下河捕鱼，“没有上过什么学”的他凭借着父亲传下的捕鱼手艺靠水吃水已经30多年。

他家的“地笼”明显比旁边60岁陈老汉家的“地笼”保养得好，那是因为，他以捕鱼为生，是专业渔民，而陈老汉则是退休之后才涉及渔业，且有着自己的退休工资。他当然要比陈老汉更费心思地保养、更新自己的捕鱼工具。

他坦言，2011年我市制定的禁渔期政策对他有影响，他希望政府能在禁渔期内给予渔民一定的补助，因为“外地渔民（在禁渔期）都有补助”。

晚报记者 郭坤 摄影报道

